俟菴經集

喪儀節要 四五六

喪儀節要卷之四

洌水　丁鏞　著

嘉慶乙亥冬學稼來筆受喪儀節要隨有問答至殯而止厥明年春李紘父有父之喪亟有質問其殯以前以所以答稼者答之自啓殯以下從新條答錄之爲篇与前答稼者合爲一部

啓殯

綱會問風水之理論者不一或謂之必有或謂之必無或謂之可有可無今周公族葬之法非不善矣愚俗易惑而難曉將若之何

答余所著甲乙論子其不見乎風水之說不外乎方位時日方位時日不外乎甲乙子丑故水火金木青赤白黑相生相克或衰或旺皆以甲乙子丑推算以定其吉凶乃甲乙子丑原有差忒則其說皆己破矣吾東曆書其日出入時刻皆以漢陽執定而八道時刻無所開列其所謂甲子時吾惡知其非癸亥乎其所謂甲子日吾惡知其非乙丑乎子夜之半一刻有差則其日易矣晦朔之交一刻有差則其月易矣除夕之夜一刻有差則其年易矣甲乙子丑其有能執其實者乎北自穩城南至海南其程三千五百里北極出地每二百五十里必差一度則穩城海南北極

之差十有四度也東自江陵西至椒島其程一千五百里則東西之差六度也然而四極之民方其葬親之時皆以漢陽之時刻執之爲甲乙子丑不亦妄乎中國曆書雖十三省日出入時刻各有開列此亦五十步笑百步也二百五十里差一度則二十五里差一分二里有半差一秒一秒有差則有時乎全分遂差一分有差則有時乎全刻遂差一刻有差則時日月年有時乎翻易由是言之跬步之間甲乙子丑各各不同彼十三省之開列又惡足多信耶其本理之誣罔姑舍勿論就其法而查其實其臾詬訛舛如此尚何足以憑之爲正理乎風水家以郭璞爲祖師而

璞身被極刑覆宗絶祀道詵無學聖芝李義臣之等皆以
神師名世而血胤不傳流福無聞何數子之厚於人而薄
於己如是耶夫吉地明堂子孫流福之穴此天下之絶寶
也今人道遇一金之遺唯恐攟拾之不亟爲之四顧爲之
趦趄路以反何乃以天下絶寶之吉地輕以予人乎有一
巫馬津津然薦其穴子訐之曰何不葬汝母彼雖有儀衍
之辯將無以答是矣世稱朱子不斥風水然程子則詆之
最嚴司馬溫公則陰賂葬巫令無敢妄指他穴兩賢所爲
獨不可以爲後世之模楷乎吾東有所謂朱子踏山賦貴
人皆誦之然吾觀之全不屬韻中國文字雖牛醫馬巫歌

括之作莫不屬韻況名之曰賦者乎此是吾東陋師之所
爲而妄冒朱子之名者也然而文人學士方且深信不疑
以喝一世噫且柰何
徐健菴讀禮通考嚴斥風水闡發周公族葬之法爲之圖
列朴燕巖(趾源)熱河日記記沿路所見墳墓無非族葬之
法可見近日中國此法大行然子孫流福不讓於朝鮮又
何必獨守而不變哉近見鄉曲之人迷惑愈甚偷占他人
塋域自速破棺發塚之變者不知其數福未可必而禍先
及焉不亦愚乎○地中有翻尸遁尸之變此是鬼物所弄
而巫者以此嚇人又或舊塚未發豫說地中有水火蟲螘

及發皆驗此亦負魔者常事与女巫之奇中者其理皆同
而愚者以此傾惑良可哀也

綱會問古禮筮宅筮日此法似好何又廢之

答卜筮之義紹天明也今人平日未嘗事天唯於葬時仰
詢吉凶不已瀆乎秦漢以來卜筮爲邪術之首故王制曰
卜筮以疑衆者殺卜筮豈可復乎（古雖筮日考之春秋凡葬皆用柔日）

綱會問灰隔之板朱子家禮用之如外椁今云藥訖去
欄何也

答壙穴彌大後患彌甚故余爲原編已自襲尸之初務從
緊小不用絮衣小斂大斂不用絮衾棺不過二寸不用外

槨皆此意也灰隔之板又安用之築灰以板則其灰成壁雖去其板不患崩塌何爲而不去之哉

綱會問壙底築摻此所謂地灰也地灰世所不用今何用之

答今俗不用地灰者以地中吉氣被地灰遮阻也吾意地灰既遮吉氣獨不遮凶氣乎吉氣吾所不願凶氣吾所不願地灰非佳物乎氣之吉凶既難豫知与其冀吉福無寧弛凶憂乎地灰不可不用

綱會問古禮兄弟親戚於從柩之時反哭之時其絻与主人同又凡絻者必袒今並删略唯主人以時袒襲恐

非古意

答哀遑悤遽之中忽絻忽冠忽袒忽襲其事不便所以從俗而違古也主人之袒雖逐節存羊然從俗不袒亦恐無妨此等處不必拘也

綱會問朝廟之節禮之大經然吾東之人旣多貧窶宮室逼仄難以行禮若廟宇極窄階庭皆挾恐旋柩納車俱有不便

答禮不為貧賤者設也古禮旣然不得擅刪然若地勢不便何以行禮但於發引之朝暫刻停柩於廟門之外亦不至闕事如是者所列禮節酌量裁減不必膠守此編也孔

子曰有毋過禮無則斂首足形縣棺而封是編之作誠欲使富厚之家有毋過禮非欲使貧窶之人黽勉備文也不唯朝廟爲然

祖奠　發引

綱會問祖奠皆行之於庭中子游曰殯於階祖於庭是也今祖於宇下不知所據

答旣夕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間見斗十而載柩仍在此處見女六及至還車南輴之時亦不易位無進至中庭之文見危一危四階間者宇下也何謂無據

綱會問家禮祖奠之時祝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

奉柩車式遵祖道今無此節何也

答星湖先生曰靈辰等語其義未曉生者昧告神亦昧聽

○鏞案靈辰不留已作於六朝開元禮亦有之其文太麤不可用也古禮祖奠本無祝告去之無疑

綱會問若據既夕遣奠亦無在庭之文今俗皆行之於門外謂之路祭今令行之於中庭恐於古今兩無所據

答朱子家禮遣奠條曰轝夫納大轝於中庭乃載柩遣奠遣於中庭者朱子之禮也何謂無據○朱子之禮未載而祖此則可疑夫祖者行之始也故古禮既載乃祖不載而祖名實有舛未敢從也苟以既載而宿爲不便則寧當剗

去祖奠合之於遣奠也○貧窶力屈宮室窄小者是日勿
祖發引之朝合祖遣而爲一折亦可也
綱會問不作明器不作挽詞昔者旣聞命矣苞牲之禮
古今皆行幕次者古之所謂哀次也今並去之不知如
何
答古人尚鬼遣必苞牲今人遂謂死者遠行故苞肉而去
其說近於戲慢故去之幕次俗謂之路祭之幕旣不路祭
則焉用幕矣然從俗亦無妨

窆之　反哭

綱會問贈幣者孝子之終事也故家禮亦云主人贈幣

玄六纁四今云不贈幣不知所據

答古禮柩至于北門國君使宰夫贈玄纁束帛注疏云此是窆訖主人贈死者用玄纁束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見冐九今公家無贈幣之禮而孝子自備玄纁以之納壙不亦謬乎大抵摯幣者君臣夫婦賓主之禮也父子天屬不以幣接之也見畢一其在平日凡冠昏諸禮從未有子獻父幣者唯國君招賢必用玄纁束帛於其死也又贈之以玄纁束帛貴有終也君所贈臣移之爲子道不亦謬乎雖違衆不可爲也

綱會問不用夷衾不用銘旌亦有說乎

答孔氏枣大記之疏謂夷衾入於大斂中賈氏士喪禮之疏謂夷衾當隨柩入壙然本無經文今考經文凡入壙之物茵梘苞筲之等記之詳悉矣獨夷衾見漏哉棺與墋之間務欲密接如此易朽之物不可用也義見喪貝訂

銘旌入壙亦無經文唯賈氏既夕之疏謂銘入壙故開元禮過公書儀並有此文然銘者所以識別也檀弓文不知地中又何識別若云識別在於久遠則銘之爲物不過數月化爲塵土安得與誌石同功哉壙中銘旌必當去之

綱會問今儒生之妻銘旌神主皆稱孺人孺人亦有職品無乃僭稱乎

答星湖先生曰今俗無官者妻通用孺人之稱謂禮窮則同無官者用無官之例何謂禮窮古者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今制九品官之妻爲孺人若曰禮窮而通則男子亦將稱郎階乎家禮分明云無官者妻稱某氏夫人其可違乎朱子云府君夫人之稱自漢人碑有之府君如官府之君若以夫人爲嫌則府君亦不可稱矣故銘旌只書云泗川睦氏夫人之柩神主亦同〇鏞案家禮首篇祠堂有事則告朱子自注曰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星翁所據蓋此文也然古者諸侯之妻謂之夫人今國制卿大夫之妻

得稱夫人則夫人之爲僭稱甚於孺人此等處從俗無妨（以罷削職如我者其妻宜稱孺人不可書封號）

古者婦人不別立主唯於祭時祝之以配食故饋食禮之祝曰以某妃配士虞記曰禫月吉祭猶未配曾子問曰庶子攝主不旅不配皆是禮也若如今法一祏二主本自配合則豈待祝詞以配之乎緯書曰左主幾寸右主幾寸（女主短於男主）此蓋漢法非古制也今左主右主雖不可變其時祭祝詞宜單舉祖考而尚饗之上乃云以祖妣某氏配食于左恐合古義○若然忌祭宜只祭一位不宜合祭考妣此等禮節須有朝廷法制乃可行也（紘父之家有先訓祝云某妃配如古禮）

綱會問家禮實土之下祠后土於墓左今無此祭何也

答檀弓所云墓左之奠明是今俗所謂平土之祭九見畢而

鄭玄注之曰禮地神此祭后土之始也然后土之神唯天子諸侯得祭之非匹夫之所敢爲也先儒嫌其僭改之曰地神則后土之外別無地神東俗謂之山神然山林之神亦唯國君祭之子將柰何且后土之祭本用血祭山林之祭本用貍沈庪縣今以酒果脯醢餠麪羹炙以祭地神山神豈非非禮之甚者乎

周禮曰冢人凡祭墓爲尸鄭玄亦以爲地神之祭而程子曰舊說冢人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

祭后土之儀張南軒曰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其墓者二先生之說卓然嚴正今何必舍此正論曲循鄭玄之義哉

綱會問古者大夫士無木主如有木主公私宜同今公私之制截然不同不知如何

答木主之作專爲祫祭天子一年三祫諸侯一年一再祫見王制方其祫祭之時尋廟之主合于太祖之廟以序其昭穆此木主之所以作也故老聃云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曾子問義可知也古者大夫亦有三廟禘嘗之祭應有一祫若無木主大夫三廟終古無一會之日豈有是乎故曰

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小記文干祫者祫祭也且古者木主本
無埋瘞之法祧主並藏於太祖之廟高祖雖遷其祧主猶
在太廟故得以干祫由是言之大夫有木主矣孔悝反祏
於西圃鄭玄以爲孔悝本是公族公族有出公之主所出祖之
主故得有主祏然出公只是一廟本無合祭之日其有木
主却未可知反祏者反其三廟之主也士之有主果無明
文○公室木主之制亦出緯書本無經文公私異同未可
詳也伊川之制雖是義起且當從之但顯考祖考之題主
於生者而不主死者左旁書孝子孝孫某奉祀尤極未安
悉禍荐疊者朝題夕改紛然未已先王之制必不如此銘

重者主道也然銘旌不書顯考木主奚獨不然題主但如書銘之例似好○今公室之主但書廟號不言某親亦無旁題私家何獨不然或曰不書旁題則爭奪者起此又過慮也家運不幸者雖有旁題恒有爭奪直孫承繼者自無此患旁題有無無攸關矣此事須有朝廷法制乃可變也

綱會問題主奠今俗之大祭也今兼行於平土祭旣不殷奠又去祝詞不知如何

答曰中而虞古今之通禮也虞在目前又何殷矣虞者安也所以安其神也題主之奠亦是安神之義頃刻之間疊行此祭有是理乎古者卒哭而作主故都無此節然姑幾

數刻以行虞祭於理爲允○旣不殷奠則宜告而不宜祝故曰不年月而無尚饗

綱會問古者卿大夫五虞今云卿大夫亦三虞何也

答溫公朱子天子之卿大夫也亦以三虞爲法況侯邦之大夫乎禮有損益宜從家禮

綱會問家禮再虞條曰若墓遠道中遇柔日則亦於所館行之今再虞必令還家而後行之何也

答初虞再虞皆用柔日而已其必隔日而行之者非經意也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八下子小記曰報葬者報

虞三月而后卒哭下子八大夫若於數日之間已了四虞獨
留卒哭以待五月則其間曠然無祭諸侯若於數日之內
已了六虞獨留卒哭以待五月則其間曠然無祭不成義
例若是者必通計日數而均分虞祭之數使其疏數相等
下子八若然士之再虞亦不須必間一日或間三日或間五
日何所不可唯卒哭祔祭必連日行之故檀弓曰必於是
日也接
綱會問庶人一虞而止明日遂祔則一虞便是卒哭古
者卒哭必用剛日祔祭自在柔日今令庶人卒哭於柔
日祔於剛日貴賤雖殊於理不允

答庶人一虞果是卒哭若是者題主奠以殷奠行之以嘗
日中之虞以其明日行一虞以當卒哭以其明日行祔祭
恐合情理
綱會問今人三年皆朝夕上食今既葬遂罷朝夕奠上
食不已急乎
答古禮本然朱子家禮亦初虞迺未罷朝夕奠又無上食
之文余安能牽於流俗刱爲新法乎賢者不能制其情不
肖者不敢違於俗故葬後上食遂成膚典然寧適行之不
敢導之○今人上食者皆以下室之饋爲明文九房八然下
室之饋不知何物又唯未葬有之既葬而饋我未之聞

綱會問家禮初虞之後卽罷朝夕奠並与朔望之奠都無所論今旣葬猶存朔望之祭四時之祭不知所據

答喪大記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九下甲旣練猶哭則未練必有祭矣左傳曰特祀於主所謂特祀卽朔祭及四時之薦禮也

綱會問旣葬雖無朝夕之奠猶有朔望之奠而原篇不名爲奠稱朔祭月半之祭奠与祭不同乎

答奠者錯于地也祭者手擧肉也未葬有奠而無祭旣葬有祭而無奠唯墓左一奠猶祭尸體此奠之後不復奠也今人祭奠都無分別故始死之初已設椅桌余爲是悶旣

殯乃設椅桌既葬有祭無奠

虞祭

綱會問今人未殯已設靈座謂之几筵古禮虞祭始有几筵其義未詳

答几筵者所以妥尸臨祭而陳設者也虞祭始用尸故始有几筵祭畢撤之再虞三虞每臨祭更設祭畢而撤之今人認之若既虞之後長有几筵非也殯宮之內雖有鋪設不以几筵名也孔氏檀弓之疏謂葬前下室之內有吉几筵此乃後世几筵之所本也下申九

綱會問嘗見祭禮考定時享不設茅沙今於虞祭乃云

灌酒于茅其或有改於前見乎

答虞祭本用苴茅（下甲十）鄭玄曰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疑於其位設苴而奠之（下戊五）則苴茅者別是虞祭之禮少牢大夫之吉祭也特牲士之吉祭也今考少牢特牲之經並無用茅之文此所以時享不用茅也士虞禮先以黍稷祭于茅（下戊五）又以觶酒祭于茅（下戊六）今據此文灌酒于茅然此与天子縮酒之法大有不同縮酒者沇酒以取清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杜子春甸師之注曰茅以縮酒管仲數楚子之罪曰包茅不入無以縮酒皆此說也故天子祼鬯實以灌地不以灌茅今之茅沙非古之祼鬯茅沙爲物

唯虞祭宜用他祭無攸據也沙雖無文姑且從俗○苴者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是也故苴茅以承黍稷（下戊五）茅之用有二也

綱會問朱子家禮題主奠及三虞卒哭皆稱孤子母喪乃稱哀子今人答人弔慰之狀亦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沒稱孤哀子今虞祭之祝不問父喪母喪通稱哀子不知如何

答士虞禮不問父母通稱哀子（下戊四戊八）何爲而改之哉若云無父曰孤必稱孤子則必求無母之稱稱於母喪可也哀之爲字不是無母之稱何得与孤爲對豈父喪則孤而

不哀乎然且稱孤之人其位極尊曲禮曰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左傳宋閔公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莊十一又鄭子皮適晉昭十年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又齊湣王欲弔鄒君史策書之曰鄒之孤○出魯仲連傳雜記之云孤某須正亦此禮也若夫人臣之禮其在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故筮宅之辭曰哀子某見四心卜日之辭曰哀子某見尾五有稱孤子者乎孤之為言兼有君臨之義故史記曰南面稱孤曲禮曰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匹夫大稱孤名義之所不敢也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曰孤子純以

素郊特牲曰春饗孤子一上午此是指謂不是自稱自稱曰
孤子大非禮也况孤哀子三字不成文理猥陋如此何以
爲禮令擬虞祭之祝及答人慰狀不問父喪母喪並稱哀
子不可易也
綱會問家禮虞祭以盞中添酒爲侑食時祭忌祭亦然
今乃云薦俎以侑食且家禮侑食在三獻之後而今云
旣侑食乃初獻不知如何
答此義已言於祭禮考定祭儀考宜檢之○古經祭禮都
無添酌之法
綱會問闔門者祭禮之大節也鬼神樂於幽静庶幾饗

之此孝子之至情也今虞祭吉祭皆去闔門之節不知如何

答古者無尸之祭不侑食不三獻不從獻（敖氏云從獻謂籩及肝燔）乃有闔戶之法（士虞禮）此之謂厭祭此本殤祭之禮成人之祭不得用此法若云無尸二字通殤與成人而言之則凡欲闔戶者宜先不侑食不三獻不從獻而後乃可以厭之今祭雖曰無尸凡有尸之禮無不舉之籩俎侑食三獻從獻乃於其末又復闔戶以厭祭則左漁右獵彼此無當豈聖人制禮之意乎若云鬼神樂於幽靜不可不闔戶則籩俎侑食三獻從獻必當先廢與其廢此無寧不闔戶爲愈乎

况戶者室之戶也門者中門大門也以殤祭闔戶之禮而闔門於成人之祭豈不差哉吾東之人呼戶爲門（方言無分別）見家禮闔門之節而乃爲之闔戶此夢之中又夢非能矯家禮以從古也（家禮分明是闔門非闔戶）總之闔門之節無論虞祭吉祭必當廢之今公家之祭皆無闔門之法○少牢特牲二祭之禮皆無闔戶之說唯禮畢有闔戶而出

綱會問禮曰重旣虞而埋之（雜記文）故家禮埋魂帛在旣虞之後今平土之後埋銘而燒重不已急乎

答將葬祝取銘置于茵（見危四）故注疏以爲銘亦入壙入壙亦埋也重是銘跗而其制其用今不可詳故銘埋而重燒

且徹重之法殷周不同見檀弓今何必膠守雜記之文哉

卒哭祔

綱會問三虞之爲卒哭誠無可疑世俗猶或疑之將柰何

答義見四箋苟一詳檢世俗亦必無疑矣下子八

綱會問嘗見祭饌考卒哭之夕將告祔事有告由之禮朱子家禮乃無此節今卒哭之末已告祔期恐於古今兩皆不合祭饌考本之士虞禮

答卒哭祔祭必相連接卒哭之夕又舉脯醢之薦或恐煩數所以因祭以告之也好禮者仍用古禮尤善

綱會問古者卒哭受服變麻爲葛今人無行之者然書之曰不受服恐非存羊之義

答楊信齋以古禮受服爲繁文以書儀家禮爲從簡殊不然也古人服喪實服衰經故魯昭公之無禮而未塟三易衰見左傳晉悼公之妻於杞孝公之喪也其兄既及八月猶服黑衰襄廿三其眞實無僞如此故五月而卒哭七月而卒哭者不得不改服新衰垢弊故因其改服衰易以細經易以白豈可曰繁文乎諸侯大夫旣皆卒哭而受服故三月卒哭者亦卒哭而受服未諳先王之俗而開口便道繁文此後儒之大病也○今人上自公卿皆三月而卒哭然且不脫

衰絰者甚少况其初服之時已服細布而受服之經誤云麤葛此卒哭受服之所以廢也今唯公家五月而卒哭然本非麤衰又視朝常著公服褻服無緣垢敝律以今俗卒哭受服大抵不宜故今擬小祥始乃受服

綱會問祔祭位不兩設祭不兩饌未達其義

答此義玄微並詳四箋祔祭條(下卯九)宜檢之

綱會問新死者士而所祔之祖若是大夫則禮有易牲之法今無所論何也

答大凡祔祭之說並詳四箋本條不能悉論不唯易牲然也易牲宜如古法

綱會問古經祔祭之祝曰孝子某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朱子不用其文但云祝版同前(初虞祝云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至小祥之祝乃云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祥禫之祝乃用此文今祔祭之祝乃從家禮而練祥禫之祝又不從家禮不知取捨本意

答小心畏忌不惰其身者哀形神之相離懼依歸之無所未祔之前不敢遑寧也(下九)卯祔之玄義寓於此文而誰能易之吾所以易之者古者祝自告于死者故其文曰孝子某孝顯相(衆主人謂之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祝蓋贊美主人以悅死者之心故稱孝子稱小心而無怍也今

之祝板曰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則是主人告之也自稱曰孝子已覺靦顏況于是自贊其德曰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可乎觀於其身之其字可知為祝告之詞吾故寧從家禮去小心不惰二句○雜記曰祭稱孝子喪稱哀子以其義稱之也今人謂子雖不孝自稱曰孝子令顧名而思義大不然也祝為主人以其義稱之故謂之孝子

至於練祥禫三祭皆在旣祔之後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全不相合不知朱子何故不用於祔祭而移之於三祭也今人皆不達其義勉以從之吾所以並不用也○卽此驗之家禮蓋草本也

綱會問家禮云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已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今云庶子之祔亦不以宗子來爲主人不知如何

答支子支孫散居他邦死喪荐疊宗子其將一一往祔之乎抑使支子一一來祔之乎祔之爲禮本不在宗廟本不奉神主各於其家合祭祖孫祭不兩饌祝不兩告又何必宗子主之乎並詳余祔祭辨下卯九宜檢之

小祥

綱會問家禮云練服去負版辟領衰本書儀今不去之何也

答凶服吉服其物大同而其名各殊負板者後綴也辟領者曲領也衰者方心也今朝祭之服皆有此三物雖弔服之疑衰錫衰皆有此三物故得名爲衰孰云小祥之衰去此三物若去其衰何以謂之功衰

絪會問葛經先輩皆言用麤葛南溪禮說云青凡赤不可用不知如何

答今人心麤當其初服之時有子麻無子麻不曾分別斬衰者或用牡麻緦服者或用苴麻隨得隨用不復致意古人不然苴麻牡麻澡麻各有等級爲之輕重受服用麤葛有是理乎葛皮麤惡甚於苴麻其用白筋無疑並詳奄服

商

緦會問受服之衰仍不緝邊絞帶亦以葛造亦有古據

否

答魏休寧虞喜孔注周續之庾蔚之皆云緝邊魏顗徐邈獨云不緝邊今從徐邈之說詳見褻服商受服五○絞帶則崔靈恩云斬衰十三月練而布帶杜君卿云小祥練布帶其用葛絞帶者余之意也義見褻服商受服七

間傳云葛帶三重正是葛腰絰葛絞帶之謂也今人於小斂絞帶忽用三重不知何據況三重者三糾之也今四糾之尤誤

綱會問祔祭行薦羞禮小祥行致爵禮大祥行旅酬禮未達其義

答孔子曰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大祥旅酬不舉亦非禮也曾子問 鄭注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下未九（）祔祭薦羞者祔祭之祝別舉尸祭下卯九尸祭者脯也薦羞亦薦籩也雖虞祭亦宜有此節務從簡畧故刪之

綱會問喪大記既練有朔日歸哭之文朱子家禮小祥之後有朔望會哭之文而都無祭奠之說今既練之後猶存朔祭及四時之薦不知所據

答朔日旣然歸哭不能無祭左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文二年）所謂特祀不過是朔祭時祭故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正在小祥之後大祥之前而春秋譏之譏在於吉而三年之內未嘗無時祭也特其儀節務從簡畧薦而不祭烏得云無祭乎（四時之薦宜用分至）

大祥

綱會問今人大祥皆著白笠今別製縞冠恐無從之者

答禫之纖冠或以爲纖帛之冠或以爲黑經白緯之冠旣是未定之物且禫者覃也覃及於此遂除衰也雖不復別製一冠猶之可也祥之縞冠乃是祥後禫前三月之間所

着之元服豈可除之乎若去縞冠是短喪三月也若云白
笠亦是縞冠則亦將以方笠代緦冠涼笠代練冠何以異
矣縞冠不可不製也
綱會問家禮祧遷之法前期一日告遷而遂遷之厥明
奉新主入于祠堂今大祥祭畢之後始乃告遷無已晚
乎
答大戴禮遷廟篇將遷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十下衣遷
廟之在除服之後審矣遷廟既在除服之後則新主未主
而舊主先出非廟不虛主之義曾子問云廟不虛主茲所以既祭而
乃祧也若論告遷之義則春秋傳曰練焉壞廟杌下中大祥

之前一日亦云晚矣

綱會問家禮云别子則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不知所據

答别子者諸侯之庶子也别子自爲太祖百世不遷長在太祖之廟〔臧孫氏以公子彄爲太祖 季孫氏以公子友爲太祖〕今大夫雖無三廟王子大君旣爲其家之太祖則當據第一室世世不遷以至百世若三代之後遂遷于墓所則此家遂無太祖非先王之制也今人别立一廟遷其太祖名之曰不遷之位遷已久矣何謂不遷讓寧之家以讓寧爲太祖百世不遷孝寧之家以孝寧爲太祖百世不遷方是古法遷于墓所遷于

別廟皆非禮也

綱會問家禮云親盡之主其支子也則遷于最長之房

有古據乎

答此是朱子初年未定之論其晩年定論皆以祧去爲正並詳祭禮考正考祭法宜檢之○別子亦支子支子不害其爲人太祖其必以支子爲應遷之人亦恐不然

綱會問大祥之日遂埋祧主終恐急迫不知如何

答朱子家禮亦於大祥之日奉遷主埋于墓側此大經也其小註有最長房之說當日埋主是朱子之禮也○若云家禮之當日埋主者子孫皆已親盡故不得不然則是又

不通之論也迫急之哀在於宗子不在於長房無曾孫而埋之則其情不悲有曾孫而埋之則其哀益深半禮有限制不可如此說

綱會問家禮大文云奉遷主埋于墓側其小注云若親皆盡告畢埋于兩階之間二說各異不知所從

答家禮者草本之未刪者也草本纔成爲一童子所竊遂未刪潤朱子易簀之後其書始出見禮考即此埋主一事亦可驗矣學者不可不知○兩階之間深恐不便埋于墓所當爲正論然高祖之主或埋於遠祖之墓或埋於曾祖之墓俱無不可不必本墓爲是

綱會問今人平日不行時祭唯禫祭之明月別行吉祭不知所本

答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人曰寡君未禘祀（襄十六）杜注曰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下叏九）此今俗吉祭之所始也其義甚謬並見四箋禫祭之末（下叏八叏九）宜檢之○士虞禮曰禫月吉祭猶未配鄭注無誤（下叏七）今人不讀鄭注唯杜注是宗惑之甚矣

喪儀節要卷之五

洌水 丁鏞 著

嘉慶癸亥春余在康津東里始讀禮書有所劄記亦會通今古之論也今於亂堆中得之附之喪儀節要之末以備參閱丙子暮春

沐用潘浴用香湯

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然士禮用稻已自不驗王藻曰沐稷而靧粱別無貴賤之等其禮則淅飯含之米而取其汁煑用此所謂飯与沐同米也其浴之水古用白湯後世漸用香湯楚詞曰浴蘭湯兮沐芳鄭人東簡之詩

晉人蘭亭之禊皆所以浴身也生既以浴死亦宜用金沙潾曰君喪用香湯士庶用之僭也然沐之用梁君与士等矣又何嫌焉

襲衣用一稱

士禮襲衣三稱雜記大夫襲五稱子羔鄭云大夫公襲九稱鄭氏推演之曰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喪大記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九稱之衣二十七事十二稱之衣三十六事其將盡以穿襲乎小斂之衣上下通用十九稱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喪大記然此陳之也不必盡用而襲衣者將以飾尸也非以虛陳吾不知其寬

衮制度不相參差乎卽數稱之外穿著必礙矣此古文之
有不敢盡信也荀子曰罪人之衷衣衾三領棺椁三寸是
之謂至辱墨子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又
云堯舜禹之葬皆衣衾三領則自周以降非罪人之衷與
墨翟之徒猶以三領爲薄也此文靡而然不可以古禮而
欣慕之十一稱加朝服一出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襲衣
溫公曰古者襲衣三稱非貧者所辦今從簡易襲用衣一
稱小大斂則據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
之若衣多不必盡用○高氏曰衣衾之厚豈徒以設飾哉
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使厚其衣衾而已今世

或止用單袷一稱雖富貴之家衣衾畢備皆不以襲斂甚
至計直貿易以充葬費孰若用以襲斂使亡者獲厚庇於
九泉之下哉○沙溪曰古襲三稱朝服謂黑團領与深衣并用
不妨○鏞謂溫公之襲用一稱非直爲貧而難辦也孝子
事死如事生生未嘗疊上服朝玄端夕深衣視朝以皮弁
祭先以爵弁未有一時而諸服畢掛如襲斂也且孝子之
愛其親宜存久遠之慮衣衾厚則棺槨大棺槨大則壙窾
濶壙窾濶則風水崩塌蟲蛇穴聚之患無所不至故襲斂
宜從緊小此孝子之深愛也溫公朱子豈不知古禮而制
禮若是哉若卿相之葬以一稱爲野則襲用弁服以品服

黑團領時服紅團領用以包裹空缺可也不宜疊穿如古禮也

學稼案公服一稱自開元禮已然

襲用深衣非古

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也禮記云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鏞謂深衣之用在燕私爲上服在朝祭爲中衣古者不以襲尸蓋以是也今弁服之白衫即古深衣之變

制令人平居未嘗服深衣而其制度聚訟紛然尚無定案有官者用朝服以遵古抑其宜也

斂以時服

延陵季子葬其子斂以時服見檀弓陳澔曰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鄭云行時之服韓非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則斂以時服儉也非禮之中故葬大記云絺綌紵不入鄭云當暑之褻衣則當暑亦必用袍繭可知也王藻云緼爲袍纊爲繭唯士禮冬用白屨夏用葛屨似乎衣服亦有冬夏之異也近歲嶺南有既封三百年而改葬者衣衿不壞蓋冬日之封也又聞夏月之葬其變壞極速矧加之以緼纊之煖哉斂以

時服却於情理爲允也孔氏云死則冬夏並用袍○喪大記袍必有表疏

沐浴不備事

荀子曰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律批髮也一作栗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式拭同故士禮亦具巾櫛蓋備文不必備事也呂坤曰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然浴尸生者所難倮體死者所諱他人爲之則勿誡子婦爲之又不可梁宋間有病臨危而浴者有不浴者其新潔之衣多衣於屬纊之前呂說止此論有敝姑存之

唐宋剪須之謬

斷爪揃鬚鬢喪大記作爪翦士喪禮作蚤揃士虞記作搔翦

曲禮作蚤鬋大夫士去國不蚤鬋古字皆相通也孔氏曰鬋須治鬚也陳氏曰鬋剔治也萬氏曰揃展通展鬚使直也若吕坤則曰體受歸全存之奚病此直以揃為剃也及觀唐宋禮直剪除其鬚髮鬢与介髮俱盡此釋氏之流也為之一笑

飯含不取盈

士禮用米二豆其飯也凡九扱米又實米唯盈謂九扱猶未滿口故又添飯以實之也然飯含之義唯不忍虛而已故檀弓曰不以食道荀子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槁骨貝也則何必取盈如生人也朱子家禮抄米唯三有以哉宜揀米之美碩者一扱三粒通用九粒斯可矣口若強

噤則不必納左納右並以納中亦無傷也

飯後卒襲唯掩瑱幎握屨

士禮飯後乃襲皮弁者以皮弁非美服也後世上服唯用一稱則宜於飯前襲上服而遏公令於飯後始著浴衣者以鄭氏於乃襲三稱之文誤解無狀也此於事理極有不便尸未設飾只加褻衣在古禮只加明衣此時饋奠恐屬倥偬雖飯含亦非時也如人新浴未及整衣豈先噉飯哉今宜於浴訖卽用上服兼設大帶古設帶在後者以待皮弁也今無所待於是飯含飯訖設掩瑱幎握屨庶合古意看用三稱者卽宜用儀禮節次

被髮不宜飯含

被髮非古禮於禮極有妨礙若孝子之飯其親豈宜被髮而行之沙溪荅姜慱士之問謂斂髮在小斂之後飯含時無變易之節然有可引爲據者親始死去冠徒跣猶今之被髮也戴德喪服變除云旣襲服白布深衣素章甫冠白麻屨士禮旣馮尸主人括髮袒則去冠而冠冠而復去固禮之常被髮何以異是方飯宜暫斂髮飯訖旋復解之亦何害之有

襲有奠

襲奠在經無明文唯士禮陳一鼎之註小斂章曰將小斂則

辟襲奠又士喪記小斂辟奠之註曰辟襲奠鄭之意蓋以小斂大斂皆有奠襲不宜獨無奠也若溫公書儀則移始死之奠而為襲奠家禮因之然襲仍有奠不可闕也但書儀之奠在於沐浴之後飯含之前此時只襲褻衣未著衣冠尚未著帽巾深衣於事未允據小斂大斂之奠皆在卒斂卒塗之後則襲奠恐亦宜在於卒襲之後也

玉藻沐靧櫛髮進禨進羞浴而晞身亦有進飲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鄭氏曰進禨進飲盈氣也孔氏曰進禨進羞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古人湯沐之後必有飲食如是

遷居正寢有不便

禮凡言路寢適寢高寢小寢適室側室翼室下室皆古制今不可改正寢者公羊穀梁訓之爲正非寢室之名則正寢者古今之所未有也今唯男子宜卒于外室病在內則遷之婦人宜卒于內室病在外則還之而已卑幼各於其室故溫公稱孫宣公臨薨遷于外寢爲君子慎終亦唯內外是別爾

馮氏曰病篤遷出外寢能不傷其心乎子之於親心忍遷乎舉扶遷動或致奄絕能無憾乎節曾子之易簀也戒之以姑息馮說未盡善宜主病者說

複衣不可一定

復衣之必用上服並詳於大記雜記又如內子之鞠衣褒衣素沙（紗爲裏）之類具有等級（見雜記）然諸侯卿士死於道路並以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此所謂升其左轂以其綏復也（見雜記）既可用衣亦何常之有但用本人身上最尊之服雖袒裼可也我邦婦人衣不長裾唯嫁有之（大曰員衫小曰唐衣）然復不以袡亦是禮訓雖短唯用上襦
復衣既不以襲亦不以斂究竟所歸禮無明文宜自靈幄轉入廟中用作遺衣令子孫時節展看悽然思憶亦所以勸孝也親盡宜從神主埋之墓庭

旅館之復

禮爲君使而卒公館復私館不復大記雜記曾子問孔子曰公宮与公所爲曰公館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其復与不復之義註家未曾明説然竊意公館行人得專其居止故無礙於升屋皐號私館有主人在勢有嫌惡所以不復也則不但奉使之臣凡游宦在外者死於公廨則復死於私家則不復然人死而復招其魂也闕而不行宜增切但宜於館非暫設凳桌以倣左轂之高而升而號之庶不悖古且於主人無所嫌惡也若逆旅郵店之衆所公住者宜從公館例論

扱衽非袒

扱衽者始死之禮〔喪大記問喪〕袒者既襲之禮〔士喪禮喪大記〕扱衽者扱襟於帯也〔大記問喪注〕袒者肉袒也〔今依溫公禮只袒上衣〕扱衽者以號踊践屨有妨也〔曲禮問喪注〕袒者所以下氣所以去飾也〔問喪注及檀弓〕雖飯含之時暫有左袒而飯訖即襲至小斂之後始有袒髻之節今俗親始死已袒其上衣曰此扱上衽大非禮矣

蜀譙周云父始死去冠及大帯其笄纚革帯皆如故未知何據

被髮本於說髦

喪大記既小斂主人說髦〔与袒括髮並〕士喪記既殯說髦〔疏士之既〕

殯諸侯之小斂死者俱三日也於此被髮之所本也髦者子事父母之儀內則子女皆拂髦蓋古者子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及其既長猶象幼時垂之兩旁以表雙親鄭玄云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詩所云髧彼兩髦是也玉藻曰親沒不髦其必三日而後脫之者孝子親死望其復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袒括皆在既斂三日說髦亦此義也喪大記注云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此禮流傳氾濫而為被髮故宋史云太宗崩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又溫公書儀註云世俗為父則被左髮為母則被右髮舅則被後左姑則被後右皆非禮宜全被之則唐

宋之被髮乃古禮之說髦而非由蠻俗之漸染也其或左
或右猶是告朔之羊而溫公使之全被則於是乎周儀漢
俗都不可問矣又死說左是鄭注故知漢俗与周儀不異也古者說髦必待三
日而今被髮已在始死其惻怛不如古人然只得從俗唯
不宜被之前面解髮而垂之兩肩略存古意斯可矣

沙溪欲廢被髮

溫公曰笄纚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毀無容故從開
元金沙溪曰今人雖無韜髮之纚然實用笄以貫髮網巾
與纚相似今擬初喪即去冠帽露出網巾骨笄至括髮時
去之似亦同古意今國中言禮皆宗沙溪而沙溪此論亦

莫之行矣俗其可變哉

尸南首之義

朱子荅尸南首之問曰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國君以上當北首耳若無他證闕之可也朱子本亦設疑而止今按喪大記小斂陳衣君大夫士皆西領又按士喪禮陳襲衣亦西領卽君未必北領而士未必南領也尸首之爲南爲北不可以此而決

寢疾東首始死遷尸南牖下南首小斂奉尸侇于堂北首殯仍北首啓殯朝于廟首先行升于廟北首旣祖還柩向外南首首先行旣至壙北首並見禮箋

楔齒有所不忍

楔齒者爲飯含也飯含者爲不忍空其口也今親甫死即
用如軛之木橫橕口角（裴繼公云軛轅耑壓牛領者）既冷既強口仍呿
張（飯訖仍多不合）吾不知孝子之心胡獨不忍於空其口而恝然
無愁於呿其口乎嗟乎飯用米貝竟屬虛文楔以軛梱顯
貽實戚參倚輕重必知所擇矣丘瓊山又令以節橫口則
口角內戲脣勢菊弦此何貌也尤不忍爲也
且此楔齒原非古禮左傳（哀十九年）晉荀偃卒口不可含以志
在伐齊也欒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遂受
含若使當時楔之以如軛之梱寧有此事荀偃与孔子同

時則孔子之時無楔齒也呂坤曰一楔之後口不復有合時若天暑飯壞穢汙生蟲尤爲不宜其言未可少也若廢楔而嚥不能納含亦不用含而已然今用三貝即蚌珠三顆細如菉豆口雖強嚥不患納此又不能納即納之于脣之內齶之外亦足備文檀弓曰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既不以食道矣又何必齒之內乎

綴足不用几

綴足者聯綴兩足使不得離戾也士記云燕几挍在南挍者几脚也夾兩足使之聯綴也賈氏云几兩頭各拖兩足是也檀弓云毀竈以綴足竈口狀亦類几故取其便而用

之也然綴足之功不過乎防其離圻而注疏每云防其戾可以著屨其義未精也尸旣冷每足趾外戾有礙入棺尸長有增也屨亦難著今以几夾足無以防足趾矣於著屨何與哉

始死奠不可廢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与自儀禮以降未嘗變也至溫公書儀移之爲襲奠家禮因之故我邦遂廢此奠其在中國則未嘗廢也故大明會典後於家禮而當膈之奠便在綴足之後也大抵饋奠之設所以安神所以令神有依也祭祀之禮之所由起也故士記云小歛辟奠不出室鄭

氏曰未忍神遠之也朱子於家禮小斂章亦云遷襲奠於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朱子之意蓋謂奠所以安神不容暫曠新陳故徹令其遞代無間也今貧家襲尸動至兩日兩日之間闃然無奠可乎他日雖日陳牲牢之享宜莫如始死一奠也

始死奠不必脯醢

檀弓云始死脯醢之奠者通指襲奠故與既葬對說不可專屬此奠也遣車載粻有子曰襲奠脯醢而已雜記文卽凡襲奠皆脯醢也若始死之奠其饌品不宜一定故曰餘閣餘閣者不能一定之意也士禮必用脯醢其近情不及曾

子矣且古者脯醢仍是常饌今貧灶倉卒安有脯醢士禮疏令用一豆一籩此所當遵或醴或酒亦隨所有不必拘也

護喪司書司貨宜以親賓

古無護喪之名而護喪者皆親賓也據士禮有夏祝商祝周祝各有攸職禮云祝者周祝也夏祝唯相飯含淅米徹飯又云鬻餘飯商祝專掌襲斂奠貝襲尸布絞斂尸徹枕徹楔設幎掩瑱布衾陳衣等事皆主之又掌御柩執功布拂柩飾柩又執披周祝始相飯含淅米奠貝又掌銘旌置重置肂又置菹然專掌饋奠之事見下有宰焉飯含則洗柶旣夕又舉幣有史焉致賵則讀賵君致賵則有公史

有擯焉君致襚則請賓（致賵亦同）筮宅則族長涖卜宗人受龜（又有筮人卜人）將啓將祖則有司請期（亦請葬期）此皆護喪之人非主人也

若饋奠必請賓（朝夕奠亦同）曾子問所云士朋友奠是也而巾奠徹饌執醴闔戶之事周祝為之其奠籩豆鼎俎則執事者為之（云舉者錯者）此皆親賓來弔者也古者風俗敦厚匍匐相救故有護喪者得以備物而其主人唯哭泣致哀而已今弔者皆一哭而去莫肯留視故護喪以下並以子弟為之（家禮文）可見世教日降也嶺南之俗尚以親賓雅重者為之此古道也今依丘氏說立相禮一人若就相禮以下分授

職掌如古宰祝賓史之屬則衆紀庶不紊也
又如卑賤之役則御者持體又抗衾而浴復者升屋鄭云有司也赴
者告訃外御受沐內御組鬠母喪也管人煑潘又汲水甸人掘
坎又築坅為垼抗重徹鼎隸人涅廁冢人營宅薦馬則圉人牽馬御
者執策与上御者不同薦車則匠人造車遂人納車喪大記虞人設階狄人出
壺陶人出鬲雍人出鼎此非士禮遷尸舉尸有士二人為之士又舉鼎今不可
備物然其名義不可不知也

為位而哭宜遵古

喪大記既正尸便為位而哭士禮亦在帷堂之下蓋親始
死失聲啼哭未暇為位既正尸始整頓位次此所謂天理

之節文也自溫公書儀始於襲奠之後乃辨位次古人重禮雖於哀遑之中男女之列親疎之等敘之唯謹豈能待襲奠之後哉

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爲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見檀弓此喪位之大經大法也書儀尊行男婦之北壁下南向此古禮所無也夫旣以喪服之輕重爲序矣尊行之在後列何害爲若其序次必爲之南上蓋溫公亦遵尸南首之說故以尸首所在爲上也

赴書差等

今俗大夫曰捐館士庶曰別世棄世於禮無據曲禮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又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雖彼此參錯無甚等級（雜記君曰不祿大夫亦曰不祿）要之尊長當云卒逝卑幼當云不祿（今大夫赴於禮曹曰卒逝）若父兄為塚主則曰某之子若弟某不祿子姪為塚主則曰某之父若祖某卒逝（雖護喪者發書而宜以塚主為準）又告於尊長曰某不祿（於死者位高年高）告於適者曰某卒逝（平交已下）庶合古意

孔氏謂雖父兄命赴猶書孝子名丘氏儀節有司代為書而稱哀子名蓋有所本也沙溪令書護喪者之名亦無害義但云專人訃告苟不專人辭不誠實雜記曰敢告執事（此列國相赴之禮）又曰使某實（此赴於適者也實讀作至或云如字）俱未妥當今但

云使人赴告

被髮不可拜賓

家禮親厚入哭在襲尸之後蓋以靈座未設則賓無所致敬也然臯復之初即有親賓來哭豈可使遲待襲尸乎士禮帷堂之下即云有賓則拜之其下又有君使人弔之禮弔固不待乎襲尸也但古者未斂亦皆拜賓而今被髮矣被髮者寧得拜賓書儀丘儀並令被髮而拜賓恐不近情今俗主人唯俯伏號哭賓至並不起身勢所然也且據古禮賓不答拜其於尸柩亦無拜禮而書儀丘儀賓拜僕僕於古無徵未敢遽從成服之后宜從俗今俗未殯賓亦不拜自合

古禮餘屬弔禮並詳弔奠考

朱子曰孝子扵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哭無常聲

東俗父母之喪其哭唯呼㖤嗐㖤嗐未知所始只是土俗也顏氏家訓曰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此亦土俗也其云痛深者与㖤嗐意同據大記主人啼兄弟哭主人之哭固与諸親不同則仍宜循俗然間傳曰斬衰之哭若

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今哀喈之呼而乃作三曲之偯則是非哭非號大無禮矣須要急疾崩迫有往而不反底意方是哭親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雜記文）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檀弓文）茲所謂無常聲也士記曰哭晝夜無時問喪曰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茲所謂無常時也故今撰儀節於哭踊之節一槩略之

擗踊不可節

悲哀痛疾自然拊心自然頓足此之謂擗踊其制之爲節者矯也葢古之孝子擗踊過度故聖人爲之節制令不傷生檀弓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孔氏曰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曾子問所云哭踊三者三是也呂坤曰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爲之數乎王庸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率天下以失眞哉此論有弊亦不可少雜記亦云以喪冠者踊三者三

有子見孺子慕者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以是夫見檀弓孔門先哲亦嘗欲去踊矣特

見孺子頓足思親而知踊禮之所由起也後世品節之踊雖廢而自然之踊未嘗亡也孔子曰伯母叔母踊不絶地姑姊妹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雜記文孔子之意亦謂情眞而文僞也

士喪禮君弔其臣要節而踊大夫至者亦成踊喪大記弔者与主人拾踊君弔亦視祝而踊矯則矯矣風教未嘗不敦厚也又踊之爲禮有倡有從倡而從之謂之成踊而婦人之踊又居賓主之間見士禮及雜記則古禮之不可典者子思之哭嫂也婦人倡踊檀弓文其質朴如此

袒免皆暫時之禮

溫公曰自啓殯至卒哭日數甚多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但各服其服而已○鏞案古者袒免皆暫時之禮袒而旋襲免而旋冠事訖而復未嘗稽久考之喪大記奔喪諸文皆較然溫公之言有若一袒免便至卒哭過矣

稽顙有二

喪容最重稽顙唯爲父母爲長子爲夫爲妻有稽顙而父母在不爲妻稽顙見小記雜記然其中唯三年之喪先稽顙而后拜非三年之喪先拜而后稽顙蓋以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也文檀弓陳氏祥道曰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

致哀於已顏乎其順以其先致敬也頎乎其至以其先致哀也此解極明

上食之名

後漢書祭祀志晦望二十四氣伏臘日上飯惟洛陽諸陵

通典唐高宗於獻陵三季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中宗時彭景直上疏曰三禮無諸陵日祭之文帝曰覽奏但增哀慕乾陵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玄宗勅六陵朔望上食

皇甫謐遺令曰無十五日朝夕上食

或問士喪禮朝禰之疏曰祖廟在東禰廟在西既夕篇敖繼公云以此言之則古者之廟尊者東而卑者西皆有常位固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之制此說何如

答既夕禮其正柩設奠及主人主婦東西位次之別朝祖朝禰皆同則二廟之皆南向明矣然其云祖在東而禰在西仍是賈公彥之臆說不可以此推知古制且太祖及左右昭穆之制當於七廟五廟三廟者而議之士只二廟安知不唯士禮爲然耶〇注疏以重止於門外之西爲祖廟在東之證本不可深信

或問重之二鬲至埋重之時亦同埋否

答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虞主既成矣今此二鬲之粥封於未
斂埋於既虞則其間恰三月也天子當七月包裹既密不可易
新雖欲易之飯餘之米不可得餲腐壞爛臭穢必至矣余故曰葦席之
冪以冪鬲也既殯去鬲以爇易之也

或問握手註云以握系一端繞掔果繞掔否

答記云鉤指鄭云繞掔記云結掔鄭云繞掔是鄭氏自為
說耳何嘗注經

或問設韐帶注云韐自有帶韐帶用革若如此說則襲
尸亦用革帶否

答古者服用之物生以骨角死以竹木以禽獸之體不可

同藏也乃鄭氏之爲禮也韐帶必令用革决藉必令用韋白屨必令用皮
或問王藻諸侯玄端注曰士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則喪服亦當有等否
答經曰端衰喪車皆無等
或問小斂之絞衡三其交結之時先足乎先上乎
答生人結束之法亦先束脛次束腰次束帶小斂之法亦恐如是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亦先足而後手
或問李某父喪旣葬又遭母喪前喪上食及朔望之奠當如何或云殯前當廢或云葬前當廢當從何說

答新喪未殯當廢前喪之上食未葬當廢朔望之奠既卒哭復常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庾蔚之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或問子死於父母喪中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奠當廢否鄭愚伏引君薨藏主之文以爲未殯前朝夕上食當廢○愚按雜記所云祭者練祥之謂也故同宮有喪既葬乃祭也上食与祭不同然且從愚伏之說殯前宜廢至於朔望之奠雖

亦恐禮取有奠不舉之義不設殷奠恐爲合理朔奠者
象生時朔月有盛饌也与虞祔之迫不得已者不可同
例且古禮葬後本無朔奠之明文雖於新殯獨行朔奠
亦無未安之嫌

或問叔父某出繼于遠族又無子取族人之子爲子旣
是叔父之子故常時呼爲兄弟移居順天今不幸訃至
其服當何服。

答服有二術凡自我而出者不問遠近皆降一等貴在血
脈此一術也凡自他而來者不問遠近皆服本服重在名
義此一術也今順天君常時雖稱從弟於服實無所當恐

宜無服以血脈則實非近屬以名義則真係疏族將何服焉○不唯是也若使先丈在世亦於順天君無服生時雖稱猶父猶子於服實無所當若是者疑皆當以袒免處之

喪儀節要卷之六

洌水 丁鏞 著

五服圖表是辛未冬所作今亦附節要問答之下

本宗五服圖

竊詳本宗五服之圖所以見上殺下殺旁殺之例然於義例或有差舛何者左旁之第一行既自高祖每下至玄孫婦則其下四行亦當以本宗來婦配之爲對顧乃以出嫁女子与右爲對其不安一也又右旁之第一行旣自高祖下至玄孫則其族曾祖一支亦當下至於族昆弟承爲直幹今乃以從祖祖父承族曾祖之下其不

安二也今試爲圖如左繼之以經緯表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父 齊衰五月				族曾祖父 緦
祖父 期			從祖祖父 小功	族祖父 緦
父 斬衰		伯叔父 期	堂叔父 小功	族叔父 緦
己	昆弟 期	從父昆弟 大功	從祖昆弟 小功	族昆弟 緦
子 期 長斬衰	昆弟之子 期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從祖昆弟之子 緦	
孫 大功 適期	昆弟之孫 小功	從父昆弟之孫 緦		
曾孫 緦	昆弟之曾孫 緦			
玄孫 緦				

凡爲女子服在室与男子同出嫁皆降一等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族曾祖母 緦				曾祖母 齊衰五月
族祖母 緦	從祖祖母 小功			祖母 期
族叔母 緦	堂叔母 小功	伯叔母 期		母 齊衰三年 父在杖期
族昆弟之妻 無	從祖昆弟之妻 無	從昆弟之妻 無	昆弟妻 小功	妻 杖期
	從祖昆弟之子婦 無	從昆弟之子婦 緦	昆弟之子婦 大功	婦 大功 長期
		從昆弟之孫婦 無	昆弟之孫婦 緦	孫婦 緦 適小功
			昆弟之曾孫婦 無	曾孫婦 無
				玄孫婦 無

為本宗男子表	為本宗 女子在室同	婦為夫之本宗	出後子為本宗	出嫁女為本宗
父	儀禮斬衰	儀禮期○唐律斬衰	儀禮期	儀禮期
祖父	儀期○父卒適孫斬衰	儀大功	崔凱云大功	儀期
曾祖父	儀齊衰三月○開元禮齊衰五月	唐律緦	備要緦	儀齊衰三月○開元禮齊衰五月
高祖父	開齊衰三月	唐律緦		開齊衰三月

適子	儀斬衰庶子不爲之斬○明會典期	儀齊衰三年○明典不杖期
衆子	儀期	与夫同
適孫父卒者	儀期	与夫同○國制大功
衆孫	儀大功	与夫同
適曾孫父卒者	備要期	与夫同

曾孫	適玄孫	玄孫	昆弟	昆弟之子
儀緦	備要期	唐律緦	儀期	儀期
与夫同	与夫同	与夫同	唐律小功嫂叔	儀期
			儀大功	備要大功
			儀大功爲父後者期○嫁而無主者相与期	政和大功○出後者小功

昆弟之孫	儀小功	与夫同	備總	政和總
昆弟之曾孫	開總	家總	無	無
伯叔父	儀期	儀大功	備大功	儀禮註大功
從父昆弟	儀大功	會典總	政和小功	開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儀小功	政和小功	備總	備總

從父昆弟之孫	開總	開總	無	無
從祖祖父	儀小功	儀總	備總	政和總
堂叔父	儀小功	開總	備總	開總
從祖昆弟	儀小功	無	備總	備總
從祖昆弟之子	儀總	開總	無	無

族曾祖父	儀總	無	無	無
族祖父	儀總	無	無	無
族父	儀總	無	無	無
族昆弟	儀總	無	無	無

爲本宗婦人表	爲本宗 女子在室同	婦爲夫之本宗	出後子爲本宗	出嫁女爲本宗
母 繼母同	儀齊衰三年父在杖期○明典斬衰	儀期○唐律齊衰三年○明典斬衰	儀期	儀期
祖母	儀期○父卒適孫齊衰三年	儀大功	崔凱云大功	儀期
曾祖母	儀齊衰三月○開齊衰五月	唐律緦	備緦	儀齊衰三月○開齊衰五月
高祖母	開齊衰三月	唐律緦	無	開齊衰三月

適婦	儀大功○唐律期	与夫同		
庶婦	儀小功○唐律大功	与夫同		
適孫婦舅卒者	開小功	与夫同○國制緦		
庶孫婦	儀緦	与夫同		
適曾孫婦	備小功姑在則否	与夫同		

曾孫婦	無	無		
適玄孫婦	備小功姑在則否	与夫同		
玄孫婦	無	無		
昆弟之妻	唐律小功	儀小功 娣姒也	備緦	儀小功在室同
昆弟之子婦	開大功○王肅云小功	与夫同	備小功	備小功

昆弟之孫婦	儀總報	与夫同	無	無
昆弟之曾孫婦	無	無	無	無
世母叔母	儀期	儀大功	備大功	鄭註大功
從父昆弟之妻	會典總	儀總娣姒也	無	無
從父昆弟之子婦	唐律總	与夫同	無	無

從父昆弟之孫婦	無	無	無	無
從祖祖母	儀小功	儀總	備總	備總
堂叔母	儀小功	家總	備總	開總
從祖昆弟之妻	無	無	無	無
從祖昆弟之子婦	無	無	無	無

族曾祖母	儀緦	無	無	無
族祖母	儀緦	無	無	無
族母	儀緦	無	無	無
族昆弟之妻	無	無	無	無

爲本宗女子表	爲本宗 女子在室同	婦爲夫之本宗	出後子爲本宗	出嫁女爲本宗
女子子	儀期○嫁大功○嫁而無主者期	与夫同		
孫女	儀大功○嫁小功	与夫同		
曾孫女	儀緦○嫁無	与夫同		
玄孫女	唐緦○嫁無	与夫同		

姊妹	昆弟之女	昆弟之孫女	昆弟之曾孫女	姑 父之姊妹
儀期○嫁大功○嫁而無主者期	儀期○嫁大功	儀小功○嫁緦	開緦○嫁無	儀期○嫁大功嫁而無主者期
儀小功○嫁同	儀期○嫁大功	小功○政和嫁緦	家圖緦○嫁無	儀小功○嫁同
儀大功○嫁小功	備大功○嫁小功	備緦○嫁無	無	唐律大功○嫁小功
鄭注大功	儀大功姑適人無主爲姪期報	無	無	鄭注大功

從父姊妹	儀大功○嫁小功	唐律緦○嫁同	備小功○嫁緦	小功○明典嫁緦
從父昆弟之女	儀小功○嫁緦	家圖小功○清律嫁緦	備緦○嫁無	清律緦
從父昆弟之孫女	開緦○嫁無	家圖緦○嫁無	無	無
從祖祖母 四寸大姑	儀小功○嫁緦	家緦○嫁無	備緦○嫁無	政和緦○嫁無
從祖姑 五寸姑	儀小功○嫁緦	家緦○嫁無	備緦○嫁無	政和緦

從祖姊妹 六寸	儀小功○嫁緦	無	備緦○嫁無	備緦
從祖昆弟之女 七寸	儀緦○嫁無	家圖緦○嫁無	無	無
族曾祖姑 五寸曾大姑	儀緦○嫁無	無	無	無
族祖姑 六寸大姑	儀緦○嫁無	無	無	無
族姑 七寸姑	儀緦○嫁無	無	無	無
族姊妹 八寸	儀緦○嫁無	無	無	無

殤服表	爲本宗	婦爲夫之本宗	出後子爲本宗	出嫁女爲本宗
子 男女同	儀長大功中七月下小功○國制中小功下總	与夫同		
適孫	与子殤同	与夫同		
庶孫 男女同	儀長小功中總○鄭注下總○國制中總下無	与夫同		
曾玄孫 男女同	儀無○國制長中總○備適曾玄与適孫同	与夫同		

昆弟 姊妹同	儀長大功中七月下小功○國中小功下總	令補長總	儀長小功○開中下總○令補中並從上開元禮非	令補長中小功下總
昆弟之子	与昆弟之殤同	与夫同	令補長中小功下總	令補長中小功下總
昆弟之孫	儀長總	与夫同	無	無
叔父 姑同	儀長大功中七月下小功○國中小功下總	儀長小功中下總	令補長中小功下總	令補長中小功下總
從父昆弟	儀長中小功下總○國長總中下無	無	開長總	令補長總

從父昆弟之子	儀長緦	与夫同	無	無
從祖祖父大姑同	備長緦	無	無	無
堂叔父堂姑同	儀長緦	無	無	無
從祖昆弟	儀長緦	無	無	無
宗子緦親及絕屬者	儀長中大功三月下小功三月	与夫同	出後同宗者与不出同	無

鏞案經例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小功章又婦人於其夫黨之親經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見緦章此不易之法也儀禮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小功明中殤亦從上而小功也乃開元禮中從下而爲緦不亦誤乎

五服沿革表

徐健菴裘期表繁而寡要說見下未足以考其沿革今於五服之中揀取其屢經沿革者別爲表如左健菴之表九格也今唐律開元禮合爲一格書儀家禮合爲一格明集禮明會典合爲一格而漢魏先儒之說別爲一格又取國典及沙溪備要合爲一格洌于末

沿革表	母 繼母嫡母同	出母 嫁母同	公子為其母	父在為母
禮經	齊衰三年	杖期 為父後者無服	練冠麻絰 旣葬除之	杖期
儒說		徐邈云非所生者無服	緦麻之絰	
唐禮	因	杖期 △天寶勅三年		齊衰三年
宋禮	因	杖期		齊衰三年
家禮	因	因		齊衰三年
明禮	典斬衰	因	斬衰	斬衰
國典	齊衰三年	因		杖期

庶母	緦大夫以上無服○爲慈已者小功		因	因	爲有子者緦	杖期有子者	杖期有子者備緦
妾子承重爲生母	緦	車胤請爲大功	緦	緦	緦	斬衰	備緦
父爲長子	斬衰庶子否	戴馬云承重世者斬○鄭云爲父後者斬	因	因	因	期	期○備斬衰
母爲長子	齊衰三年		因	因	因	期	期○備三年
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三年		因	因	因	期	期○備三年

婦爲舅	婦爲姑	適婦	庶婦	嫂叔
期	期	大功	小功	無服而袒免弔服加麻
				成粲云大功○蔣澄云小功
期	期	期	大功	小功
斬衰	齊衰三年	期	大功	小功
斬衰	齊衰三年	期	大功	小功
斬衰	斬衰	期	大功	小功
斬衰	齊衰三年	期	大功	小功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齊衰五月	齊衰五月	齊衰五月	齊衰五月
外祖父母	小功		小功○韋縚議大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高麗史大功
舅 母之昆弟	緦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甥 姊妹之子	緦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表所以縱橫今古考校異同便於撿覽也但健菴之悉期表專以悉期為主不以親屬為彙如為毋一服分入於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四條之中其不便考撿与無表等耳